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卷三

記　敘　書事　檄諭

南海吳榮光伯榮

新建京師廣東南海縣會館碑記

晉郭璞言南海盛衣冠之氣蓋金山珠海扶輿磅礴人文輩出共奮功名況乎

聖化涵濡含醇泳德荷亭衢翦

皇路者于于而來日新月盛而不知凡幾也

國朝制科廣東九郡縣人中額七十有二名每科廣州郡幾居其半廣州十四屬南海又幾居其半新舊科來

京會試者不下百數十人會試後留京過夏者謁選知縣者赴試京兆者又若而人郡屬故有會館限於地而不能遍容嘉慶年間同郡順德溫少司馬汝适率同人建順德邑館時余官京師竊謂南海省之首邑也公車來者無庀積之所以致或賃僧廡或僦市舍爲北道主人者其謂之何志未就而出爲巡道道光癸未余陳臬浙江同里廖水部甡手貽一緘曰南海議建會館甡寔士也倡捐百金同人踴躍襄助已得千金有奇余喜前志之竟成也亟分養廉五百金復之由是而李都轉可

瓊

鄧觀察士憲各捐五百金合之同邑官京師及公車候選所捐及廖明府翺勞明府光泰先後勸捐在籍諸友共得一萬三千兩有奇購宣武門外米市衚衕董文恪公邦達故第仍其式廓署加修治始於甲申之冬迄於乙酉之春工既蕆又以其餘貲置公產本衚衕房舍一區每年所出租息作館中經費此館爲董文恪公子文恭相國誥嶽降祏地形勢安恬堂廡爽塏花木競秀邱壑多姿庶幾旅人于處君子攸芋乎嘗攷禮有侯館詩稱適館漢公孫宏作三館一曰欽賢以待大賢次曰

翹材以待大才三曰接士以待國士館不同而館之義則無不同他日計偕來者爰得我所所至如歸萃同里同井之人樂其羣敬其業求所以副此爲賢爲才爲國士者以備

大廷之選內而黼黻

盛業外而霖雨蒼生或有因此館而思乎經始者其捐助人名銀數及館中椽閣屏席器用各件數並公產房舍間數另勒於碑陰

重脩瓊郡海口廣州會館記

瓊州漢朱厓儋耳地海外巨郡也其食紅藷紫芋其利蜜香椰酒吉貝剌桐其山水鬱勃湍測蘇文忠所云千山鱗甲萬谷笙鏞也

國家康乂幾二百年太和所被山陬海澨熙攘如履戶闥州去吾郡雖遠而海船貿遷者愈久則愈盛焉通商始於明天啓間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五縣之人於府治北十里海口建五邑會館祀天后神歲時祈報越二十二年而圮又越十九年鄉人劉君某官瓊州協鎮

復爲建立寶康熙戊申歲也嗣改拓於壬子重修於丙寅庚寅制猶簡畧乾隆己巳廓門閈立坊表設戲臺以侑神焉己卯大修置公產祀事豐矣旅次卽矣因是而同術同方喁喁于于望海國而來者日以衆不止五縣之人道光丁亥海口協鎭新會何君岳鍾瓊山教諭南海黎君松署澄邁教諭番禺劉君廣智僉議以爲昔日之五邑如水之源耳源而流則暢矣且如木之根耳根而株則茂矣力集則規橅可大人衆則館舍宜增爰經爰營爰椓爰度易其名曰廣州會館庶合郡之人於此

聯萍水而訂苔岑焉工既竣閒記於余余惟詩言行野嘆婚姻之就居易言爲市取交易之得所蓋人情處流離則親者亦疎處殷富則疎者益親今鄉人挾厚貲走千餘里爲近利市三倍而居處共嗜欲同者初惟此五邑之人繼復得此合郡之人則此役也衆擎而舉不歷而來將所以事神者必誠所以交友者必和夫和與誠神之所福而所以致此和與誠者則惟際

重熙累洽之世方隅砥平民物康阜咸知禮讓共化畦畛是以交益廣而誼益篤也吾且爲之賦由庚而占由

豫奕是爲記

漢中府

萬壽宮朝房記

漢中郡去京師三千餘里扼中南山之要爲川陜門戶總兵巡道均駐節焉每遇歲節　朝賀其長官率同僚屬軍民擇地成禮歲戊寅十二月榮光分巡是地越庚辰山境乂安民和歲稔乃得與總戎太守卜吉於郡城東北恭建

萬壽宮一座以爲　朝賀之所是歲十月甫底於成而

新天子登極喜詔適至合郡臣民莫不翺祥忭豫頂祝

膜拜以樂觀其成　宮之兩旁各爲　朝房一區文武
期會於此憩息儼然有待漏之意焉榮光謹爲文記之
竊惟我
朝
聖
聖相承
宵旰之勤億萬年如一日而在朝三事用能朝夕敬恭
寅清匪懈同効公忠此榮光入侍樞直時所親見親聞
者滇中雖遠處西南咫尺之臨

天威如在履斯地者上念
聖天子勤求治理之心下思撫戢其民人訓練其兵士則此地之設非徒期會憩息之謂其謂勵夙夜敬官守以對揚
休命也夫漢中古梁益地王化之所及亦天險之所設也故撫甘棠蔽芾則知仁厚之遺覩中林肅赳則知干城腹心之寄歷堰渠原隰則思水利之初興望綿道嶢關則思撫馭之維艱與綏康之不易況
聖心西顧首重南山棨光與諸君子身際

太平而又蒙
朝廷祿養之恩至高且厚區區譸獻之忱將何以勵我
夙夜敬我官守長使民爲康樂和親之民兵爲有勇知
方之兵以上祝
萬年有道也是役竣而鎮道府署均有芝草生意者祥
和所感行見同心協力答我
聖明以永此綏豐之福於草木先發其端乎是則 榮光
所願與諸君子于鸞聲噦噦時深思而交勗者矣

重修福州府南臺𡍼壽橋碑記

前人之美利踵其後者貴修明而維護之使不至於廢且墜不必家贍戶給以為利也今使吾百姓牽車牛走山海其往來道路中有人焉車防隕而助之輔舟防漏而備之衂身受者非不知感也前人不為也後之人亦不能為也車不必防隕而各履康莊舟不必防漏而胥忘險害身受者或不知感也前人既歷歷為之也後之人亦不能別有所為也不能別有所為則莫善於因因古以跡因民以力為政之道得矣記曰大川之上必有

涂焉月令曰完隄防謹津梁曰有者古之跡也曰完且謹者民之力也福州城南千里曰南臺江江有橋上通省會下達泉南諸郡南臺百貨所聚郵遞所必經凡負者戴者擔者載者徒者旅者徭者役者奔走以自食其力者肩相摩踵相接焉橋始於宋元祐間郡守王祖道造舟爲梁以濟行者元大德七年浮屠氏王法助易而爲石凡一百七十丈爲墩二十有八後續增之因石墩爲水門門三十有六

國朝自乾隆丁酉嘉慶己巳重修後越十有七年漩洑

之所喧豗風雨之所剝蝕日就傾損道光丙戌王君耀辰
來守是郡商之署海防同知陸君我嘗以為及其未圮
也而修之則工省而事易集乃檄諭南臺紳士聽其輸
將不敢期追呼不假手胥吏董緍籌湊衆力駢舉捄之
度之經之營之以是年六月始事越丁亥十月底於成
余往觀焉甫至橋北首事者三人迎揖道旁恂恂然有
儒者氣象余勞慰之由北而南三人按段指說工盡其
誠橋之上遡而嘆者若而人聚而觀者若而人東西市
舶若大若小往來如織相與話舊跡之延長考新工之

鞏固前人成法享其利而不自知者七百餘年矣今王陸二君能用民力以復修古跡而首事又能各盡其力以普美利於無窮利之普者報必厚吾知此三人種德而食報於鄉里者正未有艾也吾又知後之人繼起而共保其美利者又未有艾也他日或有因三人而思王陸二君之爲政者三人爲誰甘肅試用知縣舉人梁崇威布政司理問銜監生鄭蘭華陳隆實捐輸最多董率最勤者橋名曰𡦹壽則仍元之舊云

重修福州府南門城樓碑記

道光六年丙戌夏六月福州民不戒於火延燒數家遂及城南門門之正樓及東西照樓關帝廟周王祠節孝祠及內外堆撥房官廳皆圮越四月孟冬余備藩至則大府已入告檄飭署福防同知陸君我嵩代理閩縣知縣任君沈鍇署侯官縣知縣黃君宅中承修余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筦籥守土者之所有事也是烏可緩乃鈎稽工實請於宮保總督孫公巡撫韓公將軍果公並司道以下官合捐銀二萬一千兩有奇復各量其

所長攻木之屬以陸君主之攻石之屬以任君主之堤壖之屬以黃君主之以丁亥年壬寅月丁亥日壬寅時經始合丁於壬以鎮火氣合寅於亥以固木氣式廓一如其舊而礠之偷佻者易以整甓之惐褊者易以完宗楹之蓋割者易以幹不靡帑不勞民閱十月工竣余隨大府往觀厥成憑樓以望遙見五虎山帖耳僧伏大洲小港帆檣舟楫攘往熙來島嶼隱見海波恬晏近則干山道山並峙鬱蒸佳氣川原清曠商民樂業致足喜也夫南門嚮明出治之方也漢書五行志言揚光為明而

有取於書之知人則哲又有取於孔子之言譖愬不行可謂明者賢俊分別官人有序如此則火得其性而不爲災董仲舒曰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是所望於爲治者也閩中自宮保孫公平定全臺安民和衆巡撫韓公將軍果公駐節一載有餘並能條秩政事糾察官常淑慝丕彰勸懲各當用致十郡綏屢四塞和甘洵如漢志所謂哲且明者闢門觀政殆有當於執禮持衡之用乎抑又聞之冶城之建始於無諸一築於嚴高再廓於王審知三廓於錢昱四復於曹頴叔五廓於

程師孟六廓於元積中七修於王恭八增於

國朝總督李公率泰九增於總督郭公世隆十增於總督喀公爾吉善然自前明至我

朝歷次工度皆有冊可稽而節縻考誠此次爲當寶陸任黃三君之力如始興內史城隍廐庫若營其家此非

大府明哲用人之一驗歟由此而貞其離照亭以賁觀物盡任與人咸解阜奠重洋於安敉佐

聖治之文明吾將吹律而占南風之豈弟也

海寧許村資勝寺大士殿記

道光癸未四月初旬雨至五六月雨復晴晴而即雨七月初二日北風大作海涌幾沒乍浦城賜亭都帥爲余言海水洶湧時居民見海上無數紅燈上書普門大士四字風即南轉水隨風退乍浦獲全居民膝行膜拜歡聲如雷謂大士實生我也是月下旬大雨如注嘉湖一帶成澤國雖屢次祈禱晴不及旬八月下旬中丞帥仙舟先生以海寧州許村資勝寺所供大士去歲禱有驗啓請至杭城率屬虔禮晴及旬日矣至十月朔日陰雨

復來勢將不已乃再啓請至杭城登岸之頃立開晴霽竟四十餘日當夏秋時杭嘉湖三郡被淹之民顛連嘆息謂

國家賑卹之典例准四閲月而止至冬不霽春田不能補種嗸嗸者靡有孑遺矣未幾而

天子於例賑之外再發帑金三十萬接濟民食又得晴霽月餘災田盡涸麥豆盈塍行者相與歌於途居者相與忭於室僉曰

聖天子德洋恩普非大士之力不至此也余以十月下

旬往三郡查賑晤海寧王牧詢悉大士歷著靈應狀悚然曰殆所謂禦大災捍大患有功於民者乎吾爲百姓求莫如病者之求醫當危篤之時不必其岐黃也如赤子之求飽煖當啼號之頃不必其父母也況大士之爲國庇民久崇奉祀乎復詢寺之建自何年像設何代皆無碑記可考而殿宇湫隘楹壁傾頹不重新之何以答神靈而祈民福爰於藩庫閒款籌洋銀一千三百圓令王牧壽榕董其事爰增爰固俾壯俾麗其有餘貲並葺龍王殿閱兩月告成或曰神像冕旒在龍王殿之後此

龍母也非大士也余謂大士於佛音聲悟明四諦助佛轉輪由聞而入如大總門總門一開門門洞觀如大圓鏡圓鏡一照鏡鏡交光分身億百現影三千不可思議古之說者曰大力男子曰妙莊王女隨所自在而現其身此卽現龍母身而救世也故冕旒宜也專祀於龍王殿後亦宜也由此以推向者海燈奕奕卽大士之慧珠所燭也今者原田每每卽大士之善根所植也余移藩黔徼殆將行矣繼自今象教莊嚴法輪廣遍布和去沴若雨時暘以福我兩浙億萬之民億萬之民奔走趨事

敬念禦災捍患之功德毋忘所自始也或以丁養浩所

記沈室女孕龍事證爲龍母祭祠址不符記此備攷

浙江按察使題名碑記

道光壬午歲余由福建按察使調任浙江見堂事中貞石林立蓋歷任按察使題名碑也摩挲久之慨然想見周志新先生之剛直軒繼行之廉介楊永芳之方嚴能奇宇之明決皆藉此片石以傳矣暇日拓觀則自前明成化五年至萬歷十五年題名碑凡六前五碑副使僉事並列迨萬歷十五年一碑專列按察使於有明一代總載無遺厥後續題林顧曾三君之姓蕭君譽之姓名反在萬歷十二年碑內蓋繼任者隨意攙入耳顧蕭之

繼任在崇禎十五年統計總載碑內一百五十人及續列林顧等四人共一百五十四人而前明官斯任者之題名以備我

朝開國以來祇有順治八年佟君國器題名一碑佟尉第三後任鍾而刻之至孫君允恭止凡二十一人仍列副僉仿萬歷十二年以前碑例也謹案

大淸會典康熙六年定按察使副使僉事無定員視推升者銜爲何項道曰巡道提學則或兼副使僉事之銜雍正四年提學去兼銜改爲提督學政乾隆十八年巡

道定為四品不用按察司副使僉事等銜而副僉皆裁職事統歸按察使顧孫君於康熙二十九年任由是至今又一百三十三年案牘散佚欲考其名以備掌故而吏胥無知者一日忽得之老役手則新官履任名刺本也以其簡故可久存謹畧加攷核手書以勒之明洪武年間修署碑陰於是自康熙二十九年以後至道光三年按察使之名留矣雖然名者實之賓也履斯任者敬思

朝廷命官之義使我實有能按實有能察而綱紀整肅

則名留而對周軒楊能無愧色也使我第名為按第名為察而委蛇進退則名留而對周軒楊能有愧色也使我實不能按實不能察而寃抑不伸奸弊不革則名之留也豈但對周軒楊能有愧色也必且見擯於周軒楊能者也夫按察執法官也呂新吾之言曰提刑者一省之平一失其平皆得伸理如是庶不失提刑之職又曰百官不法時加體訪使一省官吏莫不潔己愛民勤政集事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今覩題名中纍纍若若在前明者若而人在

國朝者若而人其無愧此名者正復不少吾愛前人之名而不能不愛吾名吾愛吾名而不能保吾名亦使後人重惜吾名也而吾益自勉矣碑內籍貫未備者以待考補其所餘空石則以俟之來者云

湖南巡撫題名碑記

明設偏沅巡撫始於萬歷庚子以江鐸任治沅州
國朝因之至康熙三年甲辰移治長沙雍正二年甲辰
改爲湖南巡撫撫署東射圃有題名二碑一爲乾隆甲
辰陸君燿所立起順治四年高君光斗至陸君燿凡一
百三十六年得六十四人一爲嘉慶乙丑阿君林保立
起乾隆五十年浦君霖至道光五年康君紹鏞凡四十年
得十五人碑石已滿尙有程君祖洛蘇君成額二人未
列余以道光辛卯接任恐其久而佚也遂爲此第三碑

以待來者於戲題名之設非特爲

國家備掌故而已其將以念

君恩修政事顧名義俾後之人按年而攷某也治某也

曠某也誠某也僞官斯土者如凜鑒臨焉

朝廷以察吏安民訓兵戢暴任巡撫職至重也名至榮

也幸其名之榮而欲留吾名人將以吾職責吾名而顧

吾名以思吾職求所以無忝此職無玷此名者則實賴

此題名之存以長相繩督於百年一日也我

朝愼簡畺吏膺是寄者多公忠體國之臣本省如趙公

申喬尚矣外此亦不乏人而以不佞如榮光者廁於其後往者袞袞來者纍纍將置我於何等耶

福建布政使題名碑記

題名碑人鑑也以今人鑑昔人猶之以後人鑑今人也此碑凡八十有六人前後雖不同然官同職守亦同固同在一光明大鑑中也同在一鑑使人絜短量長指而目之曰某也賢某也否某事與於某某事廢於某可懼也余撫南楚續巡撫題名碑陳臬兩浙作按察使題名碑今再備藩福建作布政使題名碑於戲好名者每欲留其名留其名轉以敗其名則以有鑑之者將以循名而責其實也况余三莅閩省兩任此官其賢不肖斷不

能逃十郡二州之人之鑑
恩命至重口碑至公覩昔覩今將置我於何等耶然則
此碑之設不特侈榮遇備掌故而已碑自
大淸順治三年分左右布政使兩官至康熙六年專設
布政使一官以迄於今姓名籍貫出身具載其不可攷
者闕以俟之

盧東川文錦郎中富山怡樂圖記

東川郎中以富山怡樂圖索記蓋其同懷四人相聚燕樂之蹟也余維周刺角弓漢歌尺布天倫之樂往往難得於分形同體間降及後世性情日漓智巧競出自卿大夫以至士庶或睚眦必記或錐刀必爭或聽內讒或由疏閒相傾相軋等於寇仇而富室尤甚富室而異母者尤甚嗟乎此令兄弟綽綽有餘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未能交讓爾亦同功動植尚且有情人也何爲而至於此也今東川兄弟四人席前人業又不皆同母而顧能

守先廬遐勝地於祖祠之傍歲時伏臘相率偕來以觴以詠示好無閒又以其仁讓所推置義田以贍宗族設家塾以育門才其居心行事求之富家大族中能有幾人東川曾官水部數年而長三四君亦各能文武余披此圖見嵐影乍青茶烟初颺松竹幽媚琴鶴蕭閒此中有人竊欲出而風世之閱牆者是爲記

西湖泛月記

儀徵阮先生撫浙七年盡湖山之勝爲余述諺語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先生聽政之暇偕客夜泛有記庚午七月余至杭州爲方芑堂孝廉稚韋明經述之則曰且待山陰諸子來越數日諸子畢至遂以望夕泛棹湖中微雨旣濛薄霧方曖水光嵐氣迴合蒼茫少焉舟至湖心亭而月出中天矣當頭一輪把酒欲問俄則陰雲復合驟雨四圍沾濡衣履遂鼓棹歸是行也稚韋未與詰旦語之稚韋曰盍再游乎朝暉清明今夕必晴

因留余於白雲庵招古華太守小君學博復爲泛月之游溯洄而西由三潭盡六橋歷前後湖諸勝復至湖心亭天水一碧月色如鏡西望發光天竺雙峯之秀或遠或近而東南則吳山諸景皆在其中其北孤嶼獨立烟霞護之若有人焉呼之或出乃泊段橋沿白沙隄觀六一泉登看經閣拜白蘇二先生之祠夕荷旣香風露交翠相與徘徊久之放棹中流古華太守舉酒相屬扣舷浩歌歌曰舉頭明月兮不可期樂莫樂兮新相知余歌曰結璘之宇兮高且寒我欲歸去兮路漫漫路漫漫兮

不可階樂今夕兮與子盤桓顧謂諸子余此湖凡四游歷矣憶己未歲首公車過此時爲春湖庚申十月攜婦子游時爲冬湖丁卯科試事竣與當事者游時爲秋湖今蒙

聖恩暫歸田里復經此地得與諸君勾留樂此今夕水月如常人事幾變遷矣諸君雖生長於斯而馳驅祿養他日求如此夕之閒殆不可必古華太守又適在告與余皆閒人也古人云今夕相樂皆當喜歡余之文固不足以擬余師而此一游也未知較繡衣擁節人政事餘

閒薄攜賓從其樂同否萬籟俱寂曉鐘一聲湖山蒼蒼若肯斯語舍舟登岸扣南屏山寺門秉燭錄之以質儀徵先生

記嶽麓寺所藏妙法蓮華經批注本

妙法蓮華經以絕妙語言文字說禪說記述皆絕妙語言文字此批注亦絕妙語言文字要之皆障也障礙則礙礙則脫脫則空在夫人之自領耳湖南通志載僧阿諾名文惺主嶽麓寺箋妙法蓮華經蓋謂此十五冊批注而不知其誤也阿諾曉霞集五十初度詩序有知非端自康熙四十九年之語則阿諾當生於康熙元年壬寅此十五冊批注第一冊云壬申仲冬廿七日晚瞪目視經忽有悟處此末冊云崇禎十七年歲在甲申月貞

於相標完法華文句記一部復云二十八日識此乃批
注者所紀年月又夾籤云崇禎十四年十月十九日閱
起末冊云丁亥十二月初五日溫完此乃溫閱者所紀
年月計壬申爲前明崇禎五年甲申則我
大淸順治元年批注者凡閱十有二年又計崇禎十四
年爲辛巳丁亥則我
大淸順治四年溫閱者凡閱七年均在阿諾未生之前
阿諾生於壬寅安得預爲箋注哉余撫湘兩載以道光
丁癸巳三月至岳麓書院校士寺僧以此十五冊呈

閱因惜批注者温閱者用心之勤恐其久而散佚也爰分標夾籤數目於每冊之首合計共得二百四十四籤均未經本人注入卷內者復辨證此書非阿諂所箋以訂省志之誤其批注温閱者均未留名存以俟考可也

夢筆記

道光丙申八月九日夜二鼓余方就寢夢至學堂堂列生徒十餘人余向其最幼者索筆一枝開視管已脫穎隨有一生奉大小十餘管餉余皆純羊毫也鋒穎飽滿余喜甚欲問姓名忽有數生同持五色箋直幅一𢃄纍纍二十餘紙字似林少穆其人謂余此梁茝鄰書又詢余以茝鄰能即出否余忘茝鄰已放粵西中丞以爲仍在閩也曰茝鄰不過如少穆輩行當出耳余自十七歲夢人贈筆屢矣可記憶者三一巳酉七月一癸丑六月

四日一丙辰正月今忽忽三十餘年復有此夢自顧風塵奔走齒髮漸衰學已就荒書不加進求如少穆芷鄰且不可得此林林者將安用之雖然少者脫穎更奉絲毫將以余前者剽風竊雅之詞春蚓秋蛇之筆當思變計耶抑以余前得之管旣已躐取科名濫邀譽望今畀此管將以林下著書優游歲月以娛老景以教子孫耶是則余所深愧且幸也記此俟之少穆爲林則徐芷鄰爲梁章鉅皆閩人現皆官巡撫

送程春海恩澤學士視學楚南敘

國家禮科獲儁二百餘人入翰林者僅數十人學使之選多出其間與是選者各以其道課多士如聚沙而雨如以光燭物其深淺廣隘亦如使者之分量矣顧三年即去未聞有移節他邦者今歲巢松侍講由豫移山左春海學士由黔移楚南其創格也侍講與余遠不敢知

吾有以知學士矣方

命下時黔之人走且偃曰柰何去吾良學使而益彼良學使也黔之士大夫咄咄不解曰柰何一 爲學使而即

再爲學使也於戲
朝廷之所以用人者其在斯乎學士登清秘直
禁近以文字結
主知奏御之篇屢蒙
獎賚相如逸才子雲識字不足擬矣顧使者建高牙總
行部與疉吏等四境之内所以伺喜怒假聲威以試其
奸而操其所忌者日夕相環於庭而莫之知也懦則蔽
苛則殘使者之維持風俗培養人才亦與疉吏等四境
之内朋聚曹眄手晝口議以窺使者之短長使者不爲

多士式而多士無式使者不爲多士學而多士無學今學士之學貫乎天人以逮山川地理形勢險要一證於枕經葄史中學士奉母以來孝於親忠於國信於友學士之灼矸鏡奘明而不苛是以黔人感而黔風一變朝廷之所以用人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楚材十倍於黔黔與楚鄰學士於黔課士條約悉本經術而又重刻宋岳氏五經散布黌序黔民多潸導之種橡育蠶以贍其家吾知學士之能以教黔人者教楚人也山月讓魄江波始冰請爲作歌以閘鄰國歌曰牂牁之水兮淸且

長清且長兮到衡湘到衡湘兮無極留不任兮與彼為
德又歌曰牂牁之雲兮潤如滑潤如滑兮由黔及楚君
不見雲在天兮本無心于楚為楚兮于黔為黔何所私
兮楚人君不見沅有芷而澧有蘭兮願俟時布濩而同
春

重修佛山忠義鄉志敘

道光丙戌春余在黔南得請歸省同人以佛山鄉志體例未協采輯未廣且前志迄今已七十餘年屬余續輯余以簡書期促父命就道而未有以應也且謂之曰爲一事而不能度越前人勿爲可也續輯之難莫難於采訪尤莫難於手筆因挾陳雲麓吉士所纂原志以行途次將應刪應改應增者復之越歲戊子夏在閩藩任奉先通奉諱遄歸經營兩先塋幾及兩載庚寅春同人復以續輯請竊念余受祿於

朝尙不至藉筆硯以餬其口復謂之曰志可續矣紙筆
脩脯膏伙剞劂之助君等均之余不敢受但以藁本來
三閱月余將有以復諸君也夏五月藁本至以其未備
復持去秋七月冼雩門孝廉來出藁本曰此藁矣耳其
門類排署藝文金石搜羅增改將有待也余北行有日
且鄉中事蹟采訪已定僅就家中所有之書於藝文金
石各增益之汰其繁冗釐定其門類各加論正原志凡
十門今衍爲十四門鄉域鄉事選舉鄉俗鄉學鄉防名
宦人物藝文九門悉仍其舊析官典爲祀典官署兩門

以歸典則增鄉禁一門全載告示以別藝文再增金石雜錄兩門以廣聞見以八月之杪告成越月余服闋俶裝首塗其書寫格式字句校讎均不暇及也自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次有黨正族師閭胥鄙師鄰長里宰鄰長之設漢文帝置三老孝弟力田無常員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由晉洎唐鄉官皆以鄉之有德行者為之至德以後始掌以官然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漢因秦制縣方百里則鄉之大與縣等今佛山

忠義鄉廣七里袤十里耳而其間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式者沐浴

聖朝重熙累洽之化日新月盛又七十餘年甲榜乙科倍於前數則鄉不可以不志志不可以不續但恐搜訪尙多遺漏而余之手筆於陳先輩無能爲役耳旣脫藁書以復諸君

吾學錄初編敘

國家制作大備垂二百年同軌同倫而荒陬僻壤於冠婚喪祭之禮尙有沿前明之舊徇時俗之陋者蓋以官民禮制具載

大淸會典而卷帙浩繁不能家有其書以爲率循之準

道光四年增輯

大淸通禮頒發直省刊刻流布八年復

命內外各衙門將民間應用服飾及婚喪儀制查照會典刊刻簡明規條務使家喻戶曉則有所率循矣然條

教之式或久而輒忘通禮全書或讀而未能全會蓋有待於學者也榮光年二十奉母諱先資政公取世所傳家禮辨定授之其書作於宋辨於明竊意
國朝制度未必盡如此迨二十六歲通籍官中外者三十年三度蒙
恩歸省鄉人以四禮來質者必舉會典所載應之質者往往於字句內疑信參半未能盡行益歎舊俗之錮人已深一時驟難轉移而
當代典禮之切於人生日用者亟應詳攷而深繹也道

光戊子奉父諱旣葬廬墓於白雲山之北敬取
大淸會典通禮刑部律例五部則例學政全書等書於
人心風俗之所關政教倫常之眾著者手自節錄兩載
遂竟其業庚寅服闋入都蒙
恩授湖南布政使不數月升本省巡撫因延寧鄉舉人
黃君本驥至署公餘之暇出所錄者相與攻訂論次以
及門陳子傳均家弟彌光任校讐之事一載有餘遂成
此書歷代以來所因者宜遵所革者宜改悉以官書爲
定凡

乘輿服物
郊
廟大祀不敢載入蓋專爲官民法守而言謹分別門類
各加案語首典制尊
朝廷也其餘照
功令所須以事之大小重輕爲序次政術次風敎次學
校次貢舉次戎政次仕進次制度次祀典次賓禮次昏
禮次祭禮次喪禮禮以齊民法以防民也以律例終焉
爲門十有四爲卷二十有四夫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

襲禮時爲大況我
朝秩敘之精損益之善乎昔之論禮者如元鄭泳之家
儀明宋纁之四禮初藁呂維祺之四禮約言皆雜采禮
書以意爲之成一家言使閱者不知其人爲何代之人
禮爲何代之禮自用自專榮光不敢也而以一代之人
爲一代之書者如唐吳兢之貞觀政要張九齡之六典
宋彭百川之太平治績統類元闕名之典章前集明馮
應京之經世實用所紀皆大政事我
朝

列聖相承文謨武烈炳如日星豈私家紀載所能闡揚萬一尤恐傳習失據掛漏滋多所謂賢者識其大者榮光未遠也榮光之錄此初編者竊以生今之世爲今之人使居官行事先有以自立而於里俗之趨向夫婦之知能或不無少裨焉冀以上佐
國家道一風同之治云爾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荒政備覽敘

道光癸未霪雨告災自四月初旬以後竟夕連旬鮮有晴晷至六月中旬太湖湧灌而湖郡成巨浸七月初旬颶風海漲而嘉郡亦成巨浸旁及仁錢兩邑矣湖郡被災最先最重一片滂洋不辨畦壤中丞帥仙舟先生以王竹嶼司馬熟練地方情形檄偕劉司馬肇紳等同往查勘且授以災賑條議荒政輯要二書杭嘉二郡亦先後檄委丞倅令尉分往厥後皆以竹嶼總其成竹嶼以條議輯要二書証之衆議已見参稽以成是編問序於

余余惟救荒之政康濟錄統之矣若一邑一區鈎稽查核貴乎因地制宜因時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能遷彼省以就此省不能泥古時以準今時荒政輯要一書非專爲浙省設而災賑條議雖頒自浙省亦有今昔之不同今竹嶼所論者適以與情得之目擊以補所未備可謂神明規矩矣本年荒政以湖州爲盡善其以是夫夫橘枳異地葛裘異候天地之氣尚不能強之使同況人情蕃變智巧百出爲權衡者竊權衡爲斗斛者竊斗斛於絲粟銖兩之細家喻戶曉之事欲立一法以概

天下難矣竹嶼此編爲浙省今日荒政之書若能於反正觸背處錯綜通變乃可爲天下荒政之書故有竹嶼之人方可行竹嶼之法夫法也者魚之筌耳蹄之涔耳善夫秦豆氏之論御也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然後輿輪之外無餘轍馬蹄之外無餘地心者法所出也餘者弊所出也竹嶼曰此言不獨爲荒政也並可爲治法遂書以爲之敘

中星全表敘

西洋家言自宗動天而下九層其有名之星凡一千八百一十有二紛然左右旋動動則不能無差差則星之次舍日月出入之晷度不能不待後人測驗矣卽如恆星每歲差五十秒積十年餘而差一度以類推之如外屏星堯時在赤道南今則在赤道北角宿古測在北今測在南之類月令昏旦中星唐時已不準此後世談天之學每降而益精也近時番禺道士李青來著圖天圖說有北極出地地各方天頂圖以天球之正位合地球之

定位謂赤道爲天體正中界自赤道南北各一百八十度而至南北二極從二極適中定周圜一圈分上下爲地平中分纏度自赤道向南向北至於極下爲南北緯度視地面上緯度不同則晝夜隨地而各有長短其法善矣惜其圖只載京師及廣東二處餘者尚俟推測今劉子墨池謂以一地而較各地地地有偏若以一地而論一地則地地俱有中星可考中度可誌以活法推之作中星全表二十四卷測星更爲周密余雖未見全書知其用心之勤且精推步家其當奉爲指南也與

孟子逸書敘

太史公孟子列傳稱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楊子稱孟子非荀知之亦允蹈之以荀子爲同門異戶班固乃以孟子子思與荀董司馬劉楊同列故漢以後或稱孟荀或以等於晏嬰之儔唐藝文志猶云孟子荀卿專修孔氏以折異端至韓文公稱孟子醇乎其醇荀楊大醇小疵實本楊子宋儒宗之而萬世之論以定夫司馬作史去戰國甚近而僅云孟子七篇則趙岐謂外書四篇爲後人依託當矣顧日月經天而容光所照亦非爝火

比也江河行地而泓沸所充尤非橫汙行潦派也若精言之則家語國語紀聖賢言行未必盡爲可信然究與莊列異旨余所以於秦漢以前古聖賢書每日孜孜也孟君經國以佐幕餘閒薈萃各書於孟子微言佚事輯成篇冊曰孟表補遺曰孟子佚文曰孟子讀注又訪得外書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四篇然入其用心可謂勤矣宋劉昌詩蘆浦筆記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止有性善辯一帙而闕其三則此書尤可珍也因孟君請而敘之

黃壽青 安濤 孝廉東莊讀書圖敘

及門黃子試禮部後館於余寓齋戊辰臘月以東莊讀書圖索序余雖古繩旣易倉畫遂開作者代興文人多誕或希風乎質闇或寄意於荒遐搜夏后之金泥摭魏王之漆竹斗樞神契人各懷奇乾鑿陰符士皆逞妄此驁遠之誤也又或私意改經空談背道讀雅則螃蜞莫辨采風則蟋蟀無分索八墳三已難考證河九洛十徒致然疑此鑿空之害也嗟乎形而下者器僅存皮不存則毛安傅儒者因文見道窮理知言六經以外無書六

合以外不論雖復才如魏粲學亞晉華問奇字於來車何關本性覽遺編於藏室豈有眞傳今黃子依傍墓之廬聆過庭之訓靑箱三葉短檠一編受簡而造門才下帷而篤家學千秋業在幸無與世同流一簣成功須信達人貴我

廖茂才龍穴握要敘

吾見今之爲地師者矣甫識一丁字卽取世俗謬悠之書意爲揣摩挾大羅經走田塍山角譁然號於衆曰某地富某地貴某地旺丁主者利其地之可以速售而得善價也則傳述而誇耀之又恐其說之無徵而不足取信也則低首下心而詢究之彼卽證以謬悠之書主者入市果得是書從而意爲揣摩遞相傳受則又一地師出且百地師出矣此謬悠之書之害人也其文人墨客稍知俗說之失剽竊楊曾緒餘以湜雄辨而足迹不逾

百里終日講求皆紙上之巒頭畫中之沙水而不知形勢理氣之妙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此楊曾之書之足以害人也由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甚則已之非而強以爲是人之是而強以爲非求地者徇道傍之諆溺禍福之說紛然無所措其手足竟有遷延至數十百年而不葬者於戲仁人孝子之掩其親亦必有道而不料其流弊至於斯極也粤西廖茂才以所著龍穴握要一書索敘余雖與廖君交未洽且未讀其全書然今地師於他人所擇之地無一可者於己所擇之地無不可者廖

君則有可有否有否中可可中否以是知其學術之平且正也今地師擇地祇論沙之向背水之來去以禍福怵人廖君則先求龍穴的當以先人體魄之安勉人以是知其心地之仁且厚也遂樂得而敘之

武功金石隅小敘

關中漢唐以來金石刻富甲天下嘗讀趙郭二士之書及佶人中翰秋帆制府著錄搜剔所至日新月異心焉嚮之嘉慶戊寅十二月分節陝安道出武功褒亭明府以李北海書任令則神道碑惠我云從學宮廢碑中訪出者已卯夏再經是邑則復得北周翟賓墓誌於是有武功金石隅之作自北周迄明輯萃共若干種問序於余余惟武功固陝之一隅不足以盡關中金石之勝即所輯各碑亦就耳目所及而次第之恐亦不足以盡武

功金石之勝然發幽表微之功使千百載上下之民風土俗往哲名賢皆有考焉石墨小事竊謂可資於治道也異日襄亭膺薦剡歷州郡所治愈廣所輯愈富一以發幽表微爲心將見政績之隆與墨緣俱著則必以此一隅爲權輿也夫至於發凡起例及考證論斷各條襄亭作者當自爲之固無俟余之檃栝也因書此以復

宋嘉泰會稽志敘

宋嘉泰會稽志二十卷典博詳贍蓋自高宗建炎三年幸越州升為紹興府為南宋股肱郡施宿輩長於考核又得陸游為之參訂故其書搜采無憾余莅浙以來聞前明正德間有重刊本訪之未獲癸未歲除余遷黔藩將行矣及門張孝廉震之子某來謁手一函請曰此嘉泰會稽志某先大父東白公欲重刻未果某之父以戊辰刊就并及寶慶間張淏續志七卷孫因越問一卷請弁數言余攜以就道篷窗無事閱之三日僅得其槩竊

惟高宗升紹興府用唐德宗幸梁升興元故事而德宗不數月歸國宋終於南渡雖德宗時叛軍竊發唐局未至大壞宋則北路久爲敵有時勢兩不相侔而興元罪已一詔推誠引咎感動人心李晟渾瑊柄兵於外事起倉卒無爲之掣肘者宋南渡後君臣相率苟安以岳王忠勇河北一役全圖嚮應不旋踵而爲奸檜搆殺復誰咎哉張守知會稽謝表云履勾踐之故棲厲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跡報卑宮菲食之勞惜乎高宗不能也然中興館閣典章文物粲然可觀卽一府志尚能典

賸如此亦足徵南宋一代文獻云耳

杜禾子春生越中金石記敘

道光癸未冬杪杜禾子孝廉來謁出其新得漢建初買地題記拓本數紙相質且曰此記湮沒蘚中僅見大吉二字與錢字土人遂傳為錢武肅王微時販鹽遇官兵跳避石壁中所題明人漫不加考據以入郡志今乃搜剔出之余諦審真漢人文字遂為越中第一最古之石歷代著錄所未收即嘉泰會稽志亦未之及二千年後發此幽秘真翰墨快事也喜其搜訪之勤為題名於記後異日復來手所著越中金石記前五卷即以此記冠

其首求序於余余惟言金石家自歐趙洪薛以後至今日而愈多矣其一郡一邑之錄或以官或以游而要未若生斯長斯者足跡能遍考證能詳也昔趙子函石墨鐫華一書於關中諸刻頗爲詳確而郭沚圖九嵕之游昭陵碑版賴以復顯者不少今禾子書雖未竟而所列府治古刻已有一百八種行當旁及八邑日增月廣加凡例所載錄其全文考其制度覈其題跋庶越中文獻賴以存矣嵯峨二士吾將於禾子望之禾子與兄春暉同舉嘉慶丁卯鄉試出余門下伯仲藉前人業足以自

給禾子乃能屏華靡甘澹泊歲穀所入不遑他務而獨於礪角敲火之餘物孜孜焉仡仡焉爲古人抱殘守缺是所難也余所集金石文已近二千種禾子此來又益以十餘拓可見天地精華日日呈露力所未逮遺已多矣他日禾子書成余更當有所益

宋小茗 咸熙 廣文思茗齋集敘

乾隆間宋茗香先生以詩鳴都下手定學古集僅數十首其學自三百篇漢魏至唐李太白止讀其詩未嘗不想見其人越二十餘年嘉慶丁卯余主試浙江乃得其子小茗小茗屢躓場屋鄉舉日已年逾五十矣越歲禮闈罷歸中秋對月憶友人有畢生文字誰青眼同輩英雄半白頭之句余甚感之庚午余假歸省親道出杭州留連兩旬小茗常與文字飲因得其集闕之謂眞茗香先生之肖嗣也越十四年癸未冬杪余陳臬浙江還黔

藩述職北上甲申歲且舟至鴛湖有小艇如葉中坐老翁迎風而來視之則小茗也桐溪山水大佳苜蓿盤殆將終身乎過舟握手即詢其所為詩則已裒其前後所作得八卷余次第閱之前卷少年所作沈博綺變往往自發其嶔崎磊落之氣壯年以後與道大適後卷詩格愈老而人亦與之俱老矣茗香先生之學自三百篇漢魏至李太白止而小茗即以太白起太白之詩原本風騷凌轢鮑謝小茗能以肖太白者肖其先人故曰茗香先生之肖嗣也集名思茗其以此歟獨怪小茗神氣清

夷雙眸炯炯使其迴翔清秘嶰嶶潤色必有以自見乃
困於冷官然其酒酣耳熱不平則鳴放浪山水矢志澹
泊亦無不可見小茗余丁卯之役得詩人三小茗而外
如秀水汪質溪世樟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矣山陰王立
方衍梅春官一第薄游嶺海不見已逾十年詩文多散
佚余欲求其集刻之未果今敘小茗集益思二子不置
也

竹香弟建業堂詩集敘

道光辛巳儀徵阮先生督粵之四年建學海堂於粵秀山麓以課粵生經義及詩古文詞越明年得曾明經釗儀孝廉克中二士郵書示余又越明年而學海堂集至急展集中屈數余家羣季詩文則余同曾祖弟奎光號竹香者爲多爲之欣然又越明年余得告歸粵省親竹香既將所著羣書考證楚庭詩話就質復以所爲詩建業堂集十五卷求敘於余余次第閱之因見竹香學殖之日進而儀徵先生甄陶造就之功至速而廣也余庚

午歸省知竹香能詩而未覩其所爲詩令撫山範水閱十餘年又得與學海堂諸生互相砥礪以爭雄長裒集愈富組織愈工宜其詩筆之灝然以清湛然以華也抑吾思之嘗竹香年少志銳時夜漏初發一燈熒熒讀輒數行下人皆謂躪風雲取青紫日夕可冀乃屢困童子試至不能青一衿今年且將五十矣焚棄舉子業惟手古書一編瀟灑以送日月已耳豈讀書人文章遇合果有命而不可強歟顧他日所以可傳者在此而不在彼竹香勉乎哉

漆東樵璘師古堂集敘

嘉慶戊午余與東樵孝廉同舉於鄉遂識東樵每嘗齊年常調東樵據案而譚雙眸奕奕與酒盞燈光相映發顧謂東樵當以德行文章名海內也既而屢上春官未第遇益躓學益力品益高余庚午寄懷詩云好學乃不倦守道無異營君有著作才亮哉宏漢京道光壬午余陳臬之江東樵公車過晤余手一觥請引滿謂之曰子久困禮科當有知己青冥之期丹霄之價在此行也既又不果遇今年余以黔藩告歸省親與東樵譚最洽見

其神愈清骨愈秀忘爲五十許人也因出所爲師古堂詩集問序於余余次第閱之論史弔古之作爲多次游覽次及時事凡以發其胸中鬱勃之氣偉哉東樵之遇之學之品其在斯乎夫雲乘風以行其始一縷耳瞬息之頃蓬蓬郁郁布濩太虛自一變再變以至於百千萬億變而不可窮矣月出東方其始一角耳照曜所及漸推漸廣晃耀六合自一里以至於百千萬億里而不可掩矣東樵之詩如雲行如月照吾烏能測其所變與所至哉東樵勉之持此筆以歷金門上玉堂優游著作尙

未晚也

黃霽青觀察文集敘

道光庚子余解組南歸次吳門得霽青觀察函招遂以八月三日至嘉善之小竹林園息耕草堂小住三日觀題書畫彝器念與霽青別幾十載而霽青歸隱已將七年白頭師弟此會良不易得爲之悵結者久之霽青出近所爲文請敘於余余謂文之所繫重矣漢文醇茂而國長晉文虛誕而國亡六朝綺靡而國促唐文光燄而國昌觀一代之文可以知一代之治當其盛也必有賈董燕許之筆而振起之炳焉同風故士大夫之文關乎

氣運不可不謹也霽青從吾遊三十有四年矣其始偶涉乎坡谷中則為唐人金石斷體而不傷於氣今乃駸乎駕唐人而上之矣充其所至其將為昌黎柳州乎柳進而為龍門扶風乎余老矣此一行也遁居嶺嶠當自徜徉於金山珠海之間嘯咏自適無復進境而霽青既遂初心亦不復出他日息耕草堂中追數歷之所至寫烟雲於太空球鍠繁聲吉祥和氣境愈進而文愈醇可知𣟚𣟚

太平之業在朝與在野無二致也霽青勉乎哉

吹麓詩畧敘

余家自祖以下兄弟八十餘人同居已五世余自通籍後作宦三十餘年奔走數萬里道光戊子奉先通奉諱歸里計同輩行長我者一人其餘皆仲也叔也季也始覺余齒髮漸衰而於昔日趨庭同學者愈愛憐之同學及後起之文者尤愛憐之先祖握文公工吟詠有拜鼇堂玉耕堂諸集以訓先君及諸父余兄弟竊其緒餘多學爲韻語余少時偕諸弟讀書西園適園敦樸堂拈題分韻殆無虛日余官京師及閩浙陜黔每有寄懷之作

洎余三度歸省贈別箋素充盈篋笥今敦樸堂尚存西園以建家廟適園則既易主矣同學者半作晨星朝露後起者亦不無彫零日居月諸不能不重有感於耳鬢撕磨連牀剪燭時也玆卽所僅存者輯之得十有四人詩一百六十餘首作者皆余弟也命之曰吹篪詩畧嶺海詞壇鯨鏗鼇呿顧余獨存於一家且獨存於同輩何也人於生斯長斯之地別離既久見舊侶則加慰關土音則加喜食鄉味則加珍況余息影臯廬又將爲東西南北之人也若以附名當代作者則何敢然是爲敘

潘伯臨正亨 棣萼正常 麗澤軒同懷稿敘

嘉慶甲子余與伯臨定交京邸伯臨三應京兆試不售戊辰九月報罷余取伯臨落卷長揖祝之曰此物光燄足懾千人而不能邀主文者一睞豈真所謂過眼終迷日五色耶越月伯臨持廣東鄉試題名錄過余曰吾弟棣萼舉矣余輾然而喜復憮然而思思棣萼得之易而伯臨顧得之如此其難也今取兩人之文閱之伯臨深雋無曲不達棣萼英挺無詞不舉然均足傳也伯臨官比部有聲都下不數載告歸頤志園林放情山水而抑

蹇磊落每以未遇爲耿耿前歲戊子鄉闈復報罷闒其
文益加雋永彼造物者其將以爲隱山之豹耶抑終以
爲鳴岡之鳳耶棣萼成進士入翰林官銓部伯臨惜其
齋志早沒也搜所遺文與己文合刻之又念先人所名
課讀之地名曰麗澤軒同懷稿屬余爲敘余與伯臨交
洽棣萼則余妹壻也遂不能已於言

葉氏適安堂詩集敘

呼童烹雞煑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聊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此太白之詩也或曰此非太白之詩也此詩人之情也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門徑從榛草無心候馬蹄此工部之詩也或曰此非工部之詩也此詩人之品也離情與品而言詩雖儷白妃紅恫心馘目吾不知其詩之所謂也番禺張司馬維屏詩人徵畧載葉竹庭明經皝詩酒善畫居楊柳溪邊茅屋數椽芙蓉環之過者莫不知爲明經芙蓉書屋明經性澹逸大

吏慕名求見者恆以疾辭惟與二三知已拄杖泛舟於清風明月間賦詩飲酒而已著有適安堂詩集八卷於戲此眞得詩人之所謂矣明經歸道山已二十餘年其嗣春塘待詔與余交道光庚寅欲以適安堂集付梓請敍於余時余父服闋將辭墓北行邀春塘過雲嫏山房繪先塋墓圖春塘出適安堂近體讀之多登山懷古光景流連之作所謂雲山經用始鮮明也春塘詩畫能世其學而又以楹書餘慕論述前芬余雖未讀明經全集而竊喜詩人之有後也遂本張司馬所撰事畧而以詩

人之情定詩人之品如此

帖鏡自敘

董宗伯有言絳鼎潭澧諸帖世皆無傳至有對面不識者非不欲識之也貴人道高望重爲當代宗憚於檢校以意定爲某帖某帖無人敢議其後而不顧古人之非笑也貴人能書善鑒爲當代宗果於自信定爲某帖某帖而人即曰某帖某帖居高而倡沿至百十年而不悟而不顧古帖之齟齬也譬如晉人之說易高談名理而不顧鄭康成之鬼揶揄而掊擊也如宋人之說詩動曰淫奔而不知鄭七子之歌相遇而偕臧也余生又後宗

伯百有餘歲於前明人碑帖之考十不得見一二而自
京師而之陝之閩之浙之黔之楚遇古帖之異同畧記
纖末於殘編斷簡中既得觀
内府重刻淳化閣帖又得絳帖全本羣玉堂鼎帖英光
堂帖諸殘本寓吳兩月訪鈔攷帖家一二歸里後閒居
無事彙萃成書名曰帖鏡蓋深憾於帖賈之誑人欲以
一鏡爍之故於帖之欵識字之偏傍全缺分行布白斤
斤較量而不敢爲黃米論書之言亦不敢作姜西溟何
義門楊大瓢之武斷冀以見古帖之眞面目云耳嗟乎

人生大者為經世之業次亦為經世之言窮理之書而余以戢影餘閒作無益以害有益亦可哂矣

勝朝遺事叙

有明一代開國文德武功燦然大備不再傳而靖難作則君臣之義亡奪門起則兄弟之倫戾大禮議則宗統之分不明非開創之過後起者懷利以事其君父懷私以詔其君父之過也而其所以亡者尤在於奄豎持權積重所致君不能制臣不能匡明祖之定內侍制曰求良善於中涓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則耳目蔽用爲腹心則腹心病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並勑諸司毋通內宮監文移紅牌禁令赫然偉然乃至成祖德中官

通謀以京師空虛密告特命監鎮服擬公矦位冠將帥而中官出使矣未幾而宣宗立內書堂以翰林授書十歲上下內使通文墨與外庭交結往來矣又未幾而神宗選內豎至三千五百人矣夫英宗用王振而陷敵窘書誅喜甯而復國奄豎之可任與否成敗昭然乃相率不悟至憲宗之汪直武宗之劉瑾熹宗之魏忠賢戕害忠良悖逆天理而國以亡伊誰咎哉而召亂之由首在開礦加賦兩事天下始騷然矣雖然勿謂天下無弭變之才也備倭之役嚴嵩誣殺張經用主撫之胡宗憲而

寇氛移於福建改用戚繼光而始平王守仁平南贛賊
主剿而功成平田州蠻主撫而功亦成平連平八寨剿
撫兼用而邊隅以靖迨至季世流賊肆起迫近京城尙
有孫傳庭周遇吉曹文詔之忠勇可用而莊烈帝苛細
多疑加派斂怨善乎劉宗周之疏曰求治之心操之太
急醞釀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
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而明社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
大義凜然雖武熹以後太阿倒持致釀東林之禍錦衣
廷杖從古莫聞慘獄沉冤極於天啓及其亡也致命遂

志尙有范倪凌馬輩若而人不愧讀書名節豈非綱常所係二百七十年養士之報哉家弟樸園以讀書之暇彙輯自洪武至崇禎一代稗史命曰勝朝遺事分初二二編如遜國北狩及紅丸挺擊移宮三大案以至錦衣復社諸事均有與正史互相發明者因論明政之得失以叙之

書寶雞令徐公遺事

道光丁亥三月余官閩藩過訪徐將軍於福州城南參戎官署夜月入戸春風扇和主人舉酒譚其高祖徐公萬詵遺事嘗吳三桂肆逆兵過寶雞寶雞紳民畏逼盡投賊

朝廷命大將軍某統領精兵數十萬甫至城外大將軍憤民之從賊也欲盡除之然後剿賊師次聲色峻厲號令嚴明將校稟啓莫不膝行聽命公時以舉人爲寶雞令從容進曰民之從賊非得已也大將軍承

天子威命將以禁暴安民定功保大今未殺賊而先殺民毋乃不可當是時也三軍銜枚萬斧露刃自提鎮以下生殺惟大將軍皆披執環立舌翹口噤屏息以聽大將軍曰汝書生未諳軍事我興兵進勦而從賊者蹻我之後前後受敵此敗道也安可務小仁而防大計即令架大礮發火而披執環立者但互相耳語曰書生未諳軍事書生未諳軍事而已無敢出一言進一策以抗大將軍者遂架礮以待將發火公趨立礮前曰大將軍必欲殺民某民之宰也請以身先大將軍愈怒衆斥公不

動再斥不動大將軍命舉火者三衆亦目大將軍不動大將軍曰汝敢阻撓軍令耶公曰非也譬如孺子失父母遇他人威逼則從之耳今大將軍初至民知有主方奔赴之不暇肯從賊乎大將軍曰汝能保其不反即書軍令狀公立書軍令狀單騎入城從賊者聞公至蜂屯蟻聚雜遝肝咢擁公數重公諭以前情曉以大將軍威德皆投戈感泣扶老攜幼出謝大將軍大將軍曰皆汝賢令功德也遂拜公爲軍營參贊令帶家丁五百人爲嚮導賊兵至城南牛頭山我兵仰攻不利勢且蹙城中

洶洶公妻佟氏婦吳氏及其女於署中設三繯約賊至投繯而以其八歲子付老僕任所之公不顧也惟隨大將軍登高觀戰是日自辰至未血戰未分勝負而我兵死者相繼公亟白大將軍宜分兵自山後衝擊大將軍不可公乃白大將軍自帶家丁至山後砍柵而入連發二矢賊驍將應弦斃乘勝直上喊聲震天地所帶家丁無不以一當百賊渠狃勝方在山坡擁婦女飲酒我軍見賊後陣亂乘之賊手足無措遂大潰公救出被擄婦女數千口召屬給領搜賊卷多紳民投逆之札僞至責

以大義激之皆感激泣下云余曰此二事也當挺立礮前之時不聽則身為齏粉矣而如此數萬萬生民何當帶丁砍柵之時不勝則家為灰燼矣而如此孤城巨敵何於戲非公之不惜其身不顧其家其孰能保已危之城已陷之衆若是而卒保有其身與家若是宜公之子孫昌大而吾與將軍今夕之享此

太平風月者亦非偶然也因舉酒以屬將軍並詳書其事以風世之唯阿依人戰陣無勇者

檄軍營文武同心諭 永州軍營

照得師克在和古今通義行軍不能不兼資文武以期協力同心武與文和兵由將用同袍同澤上報國恩方能計出萬全權操必勝也本部院近聞勦辦猺匪一案有文員知照而武員不應者有將弁告急而主將添兵遲緩者有同派堵禦而各不相顧者有亟應馳援而託故遲延者竟有派往兵丁而中途落後者失機畏縮均干軍法亟應查實明正典刑又連日閱鮑鎮嵩副將容稟各執一說互相推諉此尤不能和衷之證

算營機要頃刻易形若各有意見往返請示已屬緩不濟急應進應止應堵應圍總在臨陣時文武一心將士用命勢急則策應賊窮則跟蹤勇貴有謀智難預定本部院於文武各官同受

國恩同辦一事總期速捡首惡綏靖邊隅有功則

奏請酬庸爭功者不得妄邀非分有過則追原失悞委過者豈容事外置身該員等必當力戒依違無分彼此兵將運如臂指文武視為一家果能蕆此大功本部院必秉公入

告同荷

恩施倘粉飾觀望齟齬爭執以致失機僨事有軍法在

不能爲該員等少貸也凜之慎之

石雲山人文集卷三終

初從弟鳳髦柳塘
同懷弟彌光樸園
編輯

子尚忠春卿
尚志任卿
校字